

丁仲祐居士原著

丁氏佛學叢書

後編

蔡運辰彙編

知覺
資乎
知覺

丁仲祐居士原著

丁氏佛學叢書

前編

蔡運辰彙編署檢



011520

丁仲祐居士原著

丁氏佛學叢書

中編

蔡運辰彙編署檢



000521

丁仲祐居士原著

丁氏佛學叢書

後編

蔡運辰彙編署檢



蔡運辰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初版

平裝二十五冊
精裝四冊

定價新台幣各五百元正

原著者 丁

福

保

彙編者 蔡

運

辰

台中市忠勤街一四五號

出版者 北海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安東街四〇九巷三九弄十五號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一七一號

印刷者 新文化彩色印書館有限公司

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一六九巷八十號

郵購 郵局劃撥中字二〇〇一〇號蔡拱之

丁氏佛學叢書

佛學起信編

尊者居士願將
此書翻刻廣爲
流通功德無量



仁航自南通教育會講法華經回滬。晤丁晦隱居士。具述今世逗機佛法。必先明因果報輪迴之說。要在從事門證明投胎轉識之確據。因深贊歎居士先所出版之佛學指南。適堪逗機。故出版後風行一世。晦隱曰。余近又出佛學起信編。其體例與指南同。而詳博過之。仁航益大歎賞。贊爲希有。詢哉衆生之將得門以入佛海而度迷津也。晦隱又曰。君有身歷之事。足證明輪迴堪起信者乎。仁航生平從不敢以未深信有徵之事。導人以無稽。爰就所身歷者數則錄之。以表贊歎晦隱弘法之美意。

一、安南人借尸還魂相片。民國五年丙辰二月二十六日。時報及神州日報載山東聊城縣工人子崔天選年三十二歲。死去數日。醒後不復通中國語。而能書寫文字。自述爲安南人。名劉建中。年十七歲。已娶妻。常憶其家不置。久之。始習山東語。東臨道尹龔積柄知之。申送於省。將軍靳雲鵬。巡按使蔡儒楷。各賞洋二百元。審檢兩廳長各賞五十元。此照片即高等審檢廳廳長梅樞雲君寄贈本社者。輪迴生死。確證如此。人亦可以猛醒矣。

二、翠花客。余戚家劉氏。諱其名。邳西南灘上鎮人。光緒二十四年。邵大饒。劉故葉小舟。乃率其家人妻子放舟南下至清淮。舟次湖口近處。日薄暮。有一

小舟來同泊。停船借問。止夫婦二人。賣翠花爲業。劉氏忽萌惡念。遣妻與翠花客妻絮語。時荒春曠野。古渡更無他舟。更定後。翠花客坐船頭。劉氏長子遂持矛篙。從後背直刺之。沒河中。更刺之遂死。並殺其妻而取其財物。可直三百金。三四月之交。東南風起。順風張帆。上駛四里。劉氏以爲值此荒春。度三百金可易田三百畝。富翁指顧間事耳。無何。舟行近窰灣。劉長子正坐船頭高唱。忽見旋風從上流來。即呼曰怪事。旋風入我腹中矣。遂變聲音。成山西人曰。我某縣人。爲某業。于某日某處全家被汝家害命。今特來索命。劉舉家大驚。恐鄰舟聞知。扶長子於艙。以絮塞口。無何。流血死矣。比至家。次子又如是其子婦亦如是。每數日。必附各人體。操山西語曰。明日於城隍處提訊矣。須汝家某人往。我全家已喪命。汝家至少須過半償也。數月後果然。余戚共三子。皆死焉。秋間。余至戚家。乃知其事。余戚尙有時亦被翠花客附體而說云。此事若無鬼。何以解之。願以質諸持無鬼論者。

三、鬼叫。余年十二。先父亡之前數日。家人皆言西屋有鬼聲。余幼不知也。一日正午。余在西屋外間戲。聞內間有聲。似七八十老人。而音不同。令人毛髮俱動。繼續三聲。余驚遁。從此不敢入西屋。今握管時。猶追懷心悸也。是秋四十餘日內。余父及姊相繼亡。

四、記前生四則。余族祖名啟。今年七十矣。常向人言。其前生亦名劉啟。流陽人也。友人焦子和。邵廩貢生。前年余回邳。飲余於教育會。對衆自述前生乃一寡婦。住舊邳黃河灣。有田數畝。破屋數間。其幼五六歲時。常念之。十餘歲曾往訪觀。中年以後名利擾攘。不甚清楚矣。又余弟子粵商潘子洛。言自幼能言語。即自能讀四書。惟不能知前生究係何人耳。又余北鄉有王氏女。能記前生亦爲女。其前生之母及所生女尙存。時相過往。近王女始出嫁也。此外余鄉能記前生事者甚多。願有心人留意訪之。正不獨余鄉爲然也。下邳劉仁航靈華記於上海環龍路樂天館。

佛學起信編

疇隱居士丁福保編纂

叙曰、佛經中之最足以起人疑者、曰三世因果、曰六道輪迴。故初學驟閱經典、輒生疑竇。非以爲太古之神話、卽以爲哲學家之寓言。所以信心不堅、半途中止者爲不少也。夫欲深通佛經之奧旨者、必以信心爲本。然欲得信心者、非先求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實證不可。此種證據、非空言所可塞責。非一人在數十年中之閱歷所可盡知。必在近世數百年中之大學問家、如王漁洋紀曉嵐袁子才俞曲園薛叔耘等諸先生之筆記中、搜尋其足以佐我之證據、以起初學之正信者、分類而滙錄之、據事而類推之、則一人而有數百年之閱歷矣。諸先輩研究鬼神之道、幽明之故、旁採博引、用力至劬、而所以餉後學者亦至厚。吾儕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奧理、與諸先輩研究所得之事實、旁通觸類、互相證明。是先輩畱畬田疇、而吾儕獲其稻粱也。豈非深可慶幸哉。余年四十以後、好讀佛經。遇有疑惑、旁搜他書、以求通其故。歲月既積、弋獲頗多。類而輯之。名曰佛學起信編。昔劉向采羣言爲說苑、列於儒家。猶余之甄錄說部、而爲此書、以列於釋家也。雖瞽說

膚聞見。嗤都雅。而祛惑起信。或資壤流。其有紕繆。來哲匡諸。中華人民建國之八年四月。嚳隱識於海上寓廬。

嚳隱。余所自號。取史記曆書嚳人子弟分散之語。蓋以八歲學書計。九數掌保氏。大衍之術見於易。定閏之法詳於書。核土圭於周官。必需句股。考里法於王制。亦藉開方。稽儀禮之絰帶。課分之術宜嫻也。推小雅之日食。交食之例宜明也。度律管於黃鐘。測圓之術亦宜知。求容積於投壺。曲線之理更宜通也。余少讀儒書。兼習象數。備員國學。爲算師者有年。擬隱於嚳人以終其身。如陶朱鷗夷子皮。蓋有所託而逃焉者也。今則將以此術推算小劫中劫大劫。及小千中千大千世界乎。然無用此也。蓋已成屠龍之技矣。仍以嚳隱爲號者。著初志也。或曰。大隱隱朝市。則吾豈敢。姓名之上。冠以某某居士者。仿趙宋時著淨土論者龍舒居士王日休之例也。嚳隱又識。

第一章 有鬼之確證

毘曇論曰。何爲邪見。言無善惡業報。無今世後世。法。說非法。非法。說法。據此則知今世之人。大抵爲邪見所誤矣。然欲去邪見。中法與非法之謬誤。宜先明今世後世之輪迴。欲明今世後世輪迴。宜先明善惡之業報。欲明善惡業報。宜先明人死之後。確有靈魂之存在。其靈魂有生於天道者。有生於人道者。有生於修羅道者。有生於鬼神道者。有生於畜生道者。有生於地獄道者。其靈魂之升降。各

視其生前之學問道德功業而定。夫靈魂之生於六道，其中最易證明者則爲鬼神道。因鬼有憑人身而發言者，故證明之較易。茲以近人所錄最新之事實二則證明之。

記孟淵旅館之新鬼

萬鈞 叔蒙

徐君孟淵，無錫人。開孟淵旅館於滬上。有四妾。長妾鄒，猶正室也。性勤敏。有大家風。一子名菊如，年十有二歲矣。民國七年七月四日，鄒忽攫沉疴。病篤時，囑孟淵善視已出之子。又有首飾等數十事，囑善爲保護。及死，孟淵乃歸諸第三妾。菊如亦由第三妾撫養。意欲拔升三妾爲正室故也。旅館中有役人陳四者，左目如眇。自謂能視鬼。間於夜中供冥曹驅役，如俗所謂走陰差者。然非所願欲也。一日道經鄒氏房，覺陰風淒厲。毛戴神驚。詫曰：異哉異哉。舉首視，則見鄒兀坐房中。服飾雖無異於生前，而愁眉雙鎖，一似重有憂者。陳方欲通問，忽見鄒招以手，似呼陳四。陳至房中，卽昏蹶於地。不省人事。頃之，變作鄒氏聲曰：爲我趣呼孟淵來。孟淵至，則含怒若責其背臨死之約者。次謂第三妾曰：妹，姊氏在日，待汝頗有惠。奈何恩以仇報，遽加虐於吾兒。三妾曰：無之。鄒曰：汝謂暗室屋漏，作一愧心事而無人知之乎。汝某日作某事，某日待吾兒何若。吾無不洞悉。且吾今爲鬼，耳聽之聰，目視之明，較愈於生前。家中一舉一動，莫不瞭如指掌。巨細靡遺，祇以幽冥異趣。末由訴吾衷也。吾今與汝約，嗣後再敢蓄妄念，邀非分，虐待吾兒者，幸恕姊不情，以最後之手段相待也。三妾聞言，汗浹肌

背戰栗無人色。連稱不敢不敢。又曰。爲吾呼左鄰某成衣來。成衣至。則拍案大罵曰。吾以汝誠實。平日頗青眼顧。奈何吾殯殮之衣。汝猶欺心而重視衣料乎。卽垂涎。亦不當若是其甚也。製衣者祇七人。汝既娶雙工。又浮報三人。汝之心。亦可謂昧哉。成衣匠亦語塞。他如某也善。某也不善。滔滔不絕。無不中肯。並勉衆人爲善。曰。吾在生好善。未作惡事。故雖死亦無罪孽。既不受苦報。亦不被拘束。此身來去自由。能日日居住家中。若生前違反天理。則死後爲鬼之苦。竟不可以言語形容也。云云。約談二時許。乃一一與家人握別。臨行尙諄諄以善視其子爲囑。之鬼也。可謂靈矣。余素不信鬼。比來年事漸增。聞見日廣。始知物質文明。不足以盡天地之秘奧。故不憚辭費。序述如右。以爲不信有鬼之說者告焉。

記鬼一則

周瘦鵠

母舅汪公茂卿。八九歲時讀書蒙塾。同學中有女郎小字金寶者。長公一歲。頗與公善。公躡一足。家復赤貧。貌亦在他童下。而女不爲意也。越數載。公奔走爲餬口計。已忘之矣。一日。忽與女妹氏遇。相踰過其家。相見驚喜。由是過從甚頻。輯睦如家人。女居恒對公。若有情。若無情。時復諄諄以敦品立行爲戒。儼然如師長焉。如是久久。公之情乃倍摯。屢欲啓齒求婚。顧終弗敢。偶得間。貸金製金釵及金環指各一。以貽女。女不言謝。懷之以去。公尋病。數日不至女家。一日少瘥。忽見女妹至。謂阿姊有

語語君。乞君一往。公遂往。女忽出百金曰。日前承君爲我製金飾。厚意可感。此百金。君其將去。公不受。謂此錢錢物。特製以相贈者。奈何納此金。女怫然曰。君方託足依人。得薄資以養老母。何來多金。市此金飾遺吾。君果不納吾金者。吾當返君物。公固辭不獲。遂受。女久之無語。停睇公面。已忽矍然。問曰。君胡懽懽至是。公微示以意。謂但爲子故也。女微喟他顧。作細語曰。事在人爲。君其善自圖之。言已遽去。公懷金出。恍然悟。知女之贈金。意在屬吾爲未來婚事計也。感極至於淚下。由是卽謀所以進行之策。因憶女有義母某媼者。夙所相識。頗誠懇。可爲壻修。卽往懇之。媼初有難色。卒乃強諾。逾數日始至。報命曰。事弗諧矣。彼母勢利人也。以君家貧。矧又病足。故不欲以女相許。公聞語。心滋抑塞。越日立病。殯殮經月。爲勢甚危。後得女書。謂奉老母命。言旋吳門故鄉矣。天長地久。此心弗變。吾必期不負君。君勿以吾爲念。越日。知女已行。數月後。公病已瘳。顧心終鬱陶。歡意都盡。適於斯時。有急足自吳下資書至。發之。始知女以老母強易其志。已以幽憂死矣。公得耗。一慟幾絕。後得女妹許可。從急足赴蘇。以夜抵女家。女妹自後戶中私引公入。哭於靈前。女家固富有。所居閨深窳。前後共兩進。女柩在後進空室中。故公入。女母弗覺也。女妹私語公。謂姊臨終嘗有遺語。略謂汪郎情重。三生所弗能忘。俟吾死後。卽以前所惠金釵金指環各一。并私蓄八十金。均貽之汪郎。曉以大義。俾卽他娶。果汪郎能曲從吾言者。則吾目立瞑。否則。吾雖長眠千古。骨化爲塵。亦弗能爲汪郎恕也。公聞語。益慟。守柩側。凡三晝夜。絕口不言去。柩中夜夜作巨聲。達旦始止。而公夷然無懼。知女芳魂

猶在是也。三日後，女妹乃力促公行。公初弗應。繼以亡姊遺語進。公心始大動。撫柩痛哭而出。自是亘十年，未嘗一日忘女。女魂亦時至。與公款語如生時云。予母間嘗語予，謂女魂絕有靈感。當吾舅未娶時，每來必衣赭衣，如罪人狀。意謂公之不娶，悉爲彼罪。見公且顰蹙無喜色。迨公既娶，并得一子。女來時，遂不復衣赭衣。時亦展髻作笑容，似已出罪矣。如是又二十年。女魂時來，其來也，每在吾舅失意及放浪之時。有時縱博，或轟飲過度，則宛轉相勸，幾於泣下。時以所業衰頹，抑抑無復聊賴。則來時必加溫慰。肫摯無倫。數十年來，情深如一日。是亦奇矣。予前此嘗以是事衍爲說部，曰鬼之情人。刊之禮拜六中，頗爲人所傳誦。去年二月，吾舅過吾廬。女魂亦至。附吾舅體，聲聲謝予。謂予之『鬼之情人』一篇，實爲彼一吐其茹苦含痛之臆也。繼與吾舅絮語，亘一小時之久。悽惻纏綿，令人不忍卒聽。吾舅暈絕椅上。不省人事。口喃喃語，熱淚被兩頰。時吾友小青之太夫人及吾母吾弟均在側。親聞其語。予則走筆速記，不遺片言。今此稿尙在篋中。他日擬點綴之，別成一篇也。予於三月中有『情』之作。授春聲，卽記此事。

丁悚曰：右所紀者，乃予摯友瘦鵑之母舅汪先生事。先生今尙健好，設一西法刷染肆於上海城內天主堂街。與予亦相識。年在五十左右，秉性忠厚，待人接物，俱和藹可親。瘦鵑亦少年老成，素不作謊語。故此事確實可信。矧汪先生非以此眩人者。先生家已小康，常以此事爲恥。予早歲極反對有鬼神之論。今則始知大謬不然。故曰：古人誠不吾欺。於斯益信。

編者案、據以上二則、知人死之後、確有鬼之存在。其鬼又能附於人身、而發表其意見。此事實已無可疑矣。而客有反對者曰、一部廿四史中、所記怪怪奇奇之事最夥。此等事何以不見於正史。余曰、鬼附人身、正史中亦往往見之。惜讀者未嘗留意及之耳。茲錄四則如左。

晉書卷八十八、顏畿得疾、就醫自療。遂死於醫家。家人迎喪、旛每繞樹而不可解。引喪者顛仆。稱畿言曰、我壽命未死、但服藥太多、傷我五臟耳。今當復活。案此顏畿之魂附於引喪者之身也。

魏書卷七十一、夏侯夫、性好酒、多所費用。死贈鉅鹿太守。初夫與南人辛謐、庾道、江文遙等、終日遊聚。酣飲之際、恒相謂曰、人生局促、何殊朝露。坐上相看、先後之間耳。脫有先亡者、當於良辰美景、靈前飲宴。儻或有知、庶其歆饗。及夫亡後、三月上巳、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飲。時日晚天陰、室中微闇。咸見夫在坐。衣服形容、不異平昔。時執杯酒、似若獻酬、但無語耳。時夫家客雍僧明、心有畏恐、披簾欲出、便即僵仆。狀若被毆。夫從兄欣宗云、今是節日、諸人憶弟嚙昔之言、故來共飲。僧明何罪、而被瞋責。僧明便寤。而欣宗鬼語、如夫平生。并怒家人、皆得其罪。又發牆陰私竊盜、咸有次緒。案此夫魂附於欣宗之身也。

北史卷八十一、齊劉晝、字孔昭、勃海阜城人也。孝昭時晝夜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、補交州興俊令。寤而密書記之。卒後旬餘、其家幼女鬼語、聲似晝。云我被用爲興俊縣令。得假暫來辭別云。案此劉晝之魂附於幼女之身也。

元史卷一百八十六、張栢除高郵縣尹。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，爲其小婦所譖，虐死。其鬼憑七歲女，詣縣訴栢，備言死狀。尸見瘞舍後。栢率吏卒，卽其所發土得尸。拘狗兒及小婦鞠之，皆伏辜。人以爲神明焉。案此崔氏魂附於幼女之身也。

編者案：據以上四則，知鬼附人身之事，確見於正史。非譌言也。茲更以近人之筆記證之。

俞鴻漸先生曰：田灣俞氏，余疏族也。不通往來，已數世矣。有某君者，家小康，嘗出其囊中金，營什一之利。鄰村人沈某，與之厚，乃亦出資共營運。已而乾沒其數百金，以折閱告。俞君素誠樸，不之疑也。無何，俞君死。家中落。沈某又謂俞君生前尙負其金若干，索之其家。其妻與子不得已，家有薄田數十畝，書券以與之。由是饑寒不免矣。俞君有女嫁近邨，婿吝甚。一日，俞妻以爨煙莫繼，挈其子往貸粟。適婿家祀先，供粉養一盤於几。婿偵知之，告其妻曰：若母與弟至矣，不藏弄之，尙望有子遺乎。其待婦族如此。久之，俞妻病。其子方籌醫藥費。忽蹶起坐帳中，大聲呼其子至，曰：我張某也。汝識之乎。張某者，卽相傳爲疫鬼頭者也。子大駭，不知所對。則又曰：汝勿怖。我應汝父請，來助汝。非崇汝也。汝可趣召沈某來。乃往召沈某。沈某至，則大聲責之曰：汝與俞某，非莫逆交乎。顧乃生則侵蝕其金，死則逼索其田。令其妻若子，無以爲生。汝心安乎。若不趣還金與田，我不汝宥也。沈某初猶強辯，繼而語塞。乃曰：如是何不至我家。而在此奚爲。忽病人另作一鬼聲曰：咄，汝乃爲是言耶。張某本欲至我家。我慮汝供應惟艱，故阻之。汝不速遵其命，而乃爲是言耶。察其聲，乃沈父也。於是大駭。叩頭請予。